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十一

惠帝　呂后

惠帝見太后殺趙王戚夫人因不聽政温公

帝築複道叔孫通請立原廟温公

曹參程晏

張辟彊李德裕

酈寄賣友東坡

文帝

文帝善繼漢老泉

除肉刑 樂天

賈誼劉禹錫 子由 皮日休 樂天 權德輿
東坡 曾子固

季布盧照鄰 溫公

直不疑東坡

惠帝見太后殺趙王戚夫人因不聽政

溫公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

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毋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者也

帝築複道叔孫通請立原廟

溫公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惟聖賢為能知而改之古之聖王患其有過而不自知也故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是以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傅說戒高宗曰無恥過作非由是觀

之則為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令叔孫通諫孝惠則云人主無過舉是教人君以文過遂非也豈不謬哉

曹參

程晏蕭何求繼論曰讀漢史者多曰曹參守蕭何之規日醉以酒民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漢之二賢相也至矣哉論曰非也暑牛之渴也孺子飲之滈淖之汙牛

渴巳久得其渟淖之污寧圖於清泠之水乎設使孺子牽之於清泠之水則游乎腹中之泥也牛然後知渟淖之污不可終日而飲之百姓罹秦之渴巳久矣蕭何曰吾所以為法律是權天下之草創也吾不止此將致君為成康之君使民為成康之民是牽民於清泠之水也曹參曰荒於酒惠帝訊焉參固於惠帝曰高帝創之陛下承之蕭何造之臣參遵之陛下垂拱臣等守職惠帝以為是也民又歌之嗚呼漢之民

以漢之汚愈於秦之渴不知牽於清泠之水滌乎腹中之泥也蕭何之傳曹參也若木工能造材而未果覆而終者必待善覆者焉何既造矣謂參為善覆者參守其造而不能覆徒欺君曰陛下不如高帝臣參不如蕭何善守可也何廢作哉若不可以廢作即文帝除肉刑不為漢主仁聖之最也參不能致其君於成康之政不知已不能覆何之造而荒於酒幸不同羲和之誅貪位畏勝飾情妄言以惑君也孰名為賢

相耶吾病漢史以蕭何善求繼以曹參為堪其後故論之

張辟彊

李德裕論曰揚子美辟彊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慮敏善揣呂氏之情竒之可也若以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産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彊啓之向使留侯尚存必執戈逐之將為戮矣觀高祖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慮矣以王陵有廷諍之

節置以為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掌兵柄況外有齊楚淮南磐石之固内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帝將相何至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為將相之害哉漢高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在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植固矣若平勃二人溘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歿劫酈商以紿呂祿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言

誅諸吕豈不艱哉頼産祿皆徒隸之夫非英傑之士儻才出於世豈受其紿説哉嗟乎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彊之計斯為謬矣留侯破産以報韓結客以沮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為必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酈寄賣友

東坡曰班固有言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忘義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

諸吕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東坡曰當是時寄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以功臣子而與國賊游且厚善也石碏之子厚與州吁遊碏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譏曰大義滅親酈商之賢不及石碏故寄得免於死古之幸人也而固又為洗賣友之穢固之為義陋矣

文帝善繼漢

老泉曰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

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為溝洫壅之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為洪波瀦為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

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而出矣蓋虎豹終日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將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

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迄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

絳侯社稷臣

李德裕袁盎以周勃為功臣論曰袁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者主在與在主亡

與亡盎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之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惑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卒使周勃大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為長歎息也當吕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彊計權王産禄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而階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淄未嘗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遜順内守忠正得不謂之社稷臣乎其後絳侯繫請室盎始明其

無罪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揚子稱盎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喻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凌文帝感悟養臣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袁公者難與並為仁矣盎惟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忠於所奉害錯之罪虐貫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不昧矣

殺薄昭

温公曰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秦康送晉文興如存之感况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愚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為置賢師傅而用之典兵驕而犯上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嘗稱漢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薄昭

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譏文帝不始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慰母氏心者將慎之於始乎

除肉刑

樂天曰漢除肉刑逮今千有餘祀其間博聞達識之士議其是非者多矣其欲廢之者則曰刻膚草斷支體人主忍而用之則愷悌惻隱之心乖矣其緹縈所謂雖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者也其欲復之者則曰

任築令用鞭刑酷吏倚而行之則專殺濫死之弊作矣此班固所謂以死罔人失本意者也愚以為議事者宜徵其實用刑者宜酌其情若以情實言之則可廢而不可復也何者夫肉刑者蓋取劓椓黥刖之類耳書所謂五虐之刑也昔苗人始淫為之而天既降咎及秦人又虐用之而天下亦離心夫如是則豈無濫死者耶漢文帝始除去之而刑罰以清我太宗亦因而棄之而人用不犯夫如是則豈有罔人者耶此愚

所謂徵其實者也愚又聞聖人之用刑也輕重適時變用捨順人情不必乎反今之宜復古之制也況肉刑廢之久矣人莫識焉今一朝卒然用之或絶筋或折骨或面傷則見者必痛其心聞者必駭其耳又非聖人適時變順人情之意也徵之於實既如彼酌之於情又如此可否之驗豈不明哉傳曰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又曰利不百不變法愚以為復之有害而無利也其可變而改作乎

賈誼

劉禹錫詩曰賈生明王道衛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貴位

予由詩曰賈生料吳楚竟斃大梁城一身不自保痛哭空傷生

皮日休曰余嘗讀賈誼新書見其經濟之道大矣哉真命世王佐之才也自漢氏草創高祖得於矢石不暇延儒人及為天子制缺度弛禮崩樂壞是時獨有

叔孫生能定朝儀其制未悉唯生草其書欲以制屈諸侯推定正朔調草輿服通流貨幣天不祐漢絳灌興謗竟杜其道出傅湘沅生自以不得志哀屈平之放逐及渡湘沈文以弔之故其辭曰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故都噫余繹生之意矣當戰國時屈平不用於荆則有齊趙秦魏矣何不捨而相他國乎余謂平雖遭靳尚子蘭之讒不忍捨同姓之邦為他國之相宜矣然則生之見棄又甚於平當漢時捨文帝

則諸侯矣如適諸侯則新書之文抑諸侯而尊天子也捨諸侯則胡越矣則新書之文滅胡越而崇中夏也是以其心切其憤深其詞隱而麗其藻傷而雅余悲生哀平之見棄而生不能自明其道嗚呼聖賢之文與道也求知與用苟不在於一時而在於百世之後者乎其生之哀平歟余之悲生歟吾之道也廢與用幸未可知但不知百世之後得其文而有之者復何人也云云

樂天曰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是時漢興四十載萬方大理四海大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為詞不切志不激則不能迴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為美談

權德輿曰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

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
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
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嘻一薫一蕕善齊不能同器
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此所以治世少而亂日多
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不融失之於賈傅焉
東坡曰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
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
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君子皆有

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君之過
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誼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
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
堯舜終不可有所為邪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
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强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
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
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庶幾召
我君子之不忍棄去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

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誼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吕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

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絶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烏乎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

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其以匹夫畧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又曰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以繫單于則是

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材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鼂錯尤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以為御史大夫申屠

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窮矣文景優劣斯可見矣

曾子固讀賈誼傳曰余讀三代兩漢之書至於奇辭奥旨光輝淵澄洞達心腑如登高山以望長江之活流而恍然駭其氣之壯也故詭辭誘之而不能動淫辭迫之而不能顧考是與非若别白黒而不能浩浩洋洋波澈際涯雖千萬年之遠而若會於吾心益自喜其資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輒發足以

自壯其氣覺其辭源源來而不雜剔吾粗以迎其真植吾本以質其華其高足以凌青雲抗太虛而不入詭誕其下足以盡山川草木之理形狀變化之情而不入於卑汚及其事多而憂深慮遠而激扞有觸於吾心而干於吾氣故其言多而出於無聊讀之有憂患不忍之態然其氣要以為無傷也於是又自喜其無入而不宜矣使予位之朝廷親天子所以措置指畫號令天下之意作之訓辭鏤之金石以傳太平無

窮之業蓋未必不有可觀者遇其所感寓其所志則自以為皆無傷也余悲賈生之不遇觀其為文經畫天下之便宜足以見其康天下之心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足以見其憫時憂國而有觸於其氣後之人責其一不遇而為是憂怨之言乃不知古詩之作皆古窮人之辭要之不悖於道義者皆可取也賈生少年多才見文帝極陳天下之事毅然無所阿避而絳灌之武夫相遭於朝譬之投規於矩雖强之不合故

斥去不得與聞朝廷之事以奮其中之所欲言彼其不發於一時猶可寄文以攄其緼則夫賈生之志其亦可罪耶故予之窮餓足以知人之窮者亦必若此又嘗學文章而知窮人之辭自古皆然是以於賈生少進焉嗚呼使賈生卒其所施為其功業宜有可述者又豈空言以道之哉予之所以自悲者亦若此然巳之知者其誰歟雖不吾知誰患耶

季布

盧照鄰詩曰李生昔未達身辱功不成髡鉗為臺隸灌園變姓名幸逢滕將軍兼遇曹丘生漢祖廣招納一朝拜公卿百金孰云重一諾良匪輕廷議斬樊噲羣公寂無聲處身孤且直遭時坦而平丈夫當如此唯唯何足榮

溫公曰曹丘與長君善而布與書使絶之是以曹丘為小人也及曹丘見以毀譽動已而已善之是養小人以自利也夫以毀譽動人及養小人以自利皆姦

人之道也果如是則布烏得為賢大夫

直不疑

東坡曰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然非人情其所以蒙詬受名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太史公窺見之故其賛曰塞侯微巧周文處𦆹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文𦆹跡以求利均以為佞佞之為言智也太史公之論後世莫曉吾是以疏解之

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十二

景帝

文景優劣 子由

晁錯 李觀 老泉 子由 少游 何去非

竇嬰田蚡 東坡

郅都 欒德輿

文景優劣

子由論曰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寛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克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為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濞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貶斥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癰之怨困迫至死晁錯始與帝謀削諸侯帝遽衆而用之及七國反袁盎一說譎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為大將折吳楚之鋭鋒不數月而

平大難及其為相守正不阿惡其悻悻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縱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背理而傷道者一至如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春秋之義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弒而弒皆稱臣以為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

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為不恭儉者戒也

鼂錯

李覯曰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鼂錯以姑息吳王濞痛其非罪也故直筆而議按錯潁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為太常掌故以英詞射策累擢為中大夫及景帝即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永漢室而患諸侯侈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翦其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

漢哉原吳濞之反誠有由然間人骨肉而塞小忿自
非上達能不生怨怨端既立臣節安附欲無為逆終
不可得也蓋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乂狂夫為計料勝
一舉遂搖長舌交結七國借誅錯為名景帝無非常之
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冀其紓難而七國之
兵曾不少減是以察其來不為錯明矣且袁盎與錯
宿不相善於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
為臣之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具還乃欷歔長悲

益為天子之基爾始高祖封濞於吳已識東南之必亂于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歷數有理亂也脫使無梁國以絕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鹿復駭益之肉可食初錯介然孤立指畫高議大臣疾小臣怖人人束約各欲傳刃其父知其必戮也而深病之荅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鼂氏危矣吾不忍見禍及先禍死矣噫夫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於趙

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宥量錯用至忠之畧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奈其子所籌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沮其子為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有不遂忠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為賊由袁盎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與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老泉曰昔者高祖急於滅項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强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黄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

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終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

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强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

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晁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云云

東坡曰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間而茍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

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强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

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較易知也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厲東向而待之使不至累其君則天子將

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吴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子由論曰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强文帝以柔弱御天下剛强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俯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凌駕中

國帝屈體遺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而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名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强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為信吾以為不然

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為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為害亟矣晁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墻深其陷穽將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為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為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為晁錯者鮮矣

少游曰世之論者皆以為漢用袁盎之謀斬晁錯以

謝天下為非是以臣觀之漢斬錯七國之兵所以破也何則勝敗之機係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師壯勝之機也理曲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善戰者戰理昔晉欲報楚之惠退師三舍軍吏以為師老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若子犯可謂善戰理矣蓋不退師則背惠食言而曲在晉師退而楚不還則曲在楚我直彼曲所以勝也漢斬鼂錯之事何異於此夫漢之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雖號強大然皆高帝之封

也一旦用錯計摘其罪過而削奪之則天下忿然皆有不直漢之心當此之時諸侯直而漢曲故吳王得以藉口反也然吳即山鑄錢煑海為鹽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為反者三十餘年其稱兵也發憤削地以誅錯為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則逆節暴露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國之心當此之時諸侯曲而漢直故太尉得以破其兵也雖然漢之斬錯也其謀發於袁盎盎與錯有隙故世之論者以錯死為寃此正

樓緩所謂以母言之則為是以妻言之則為妬夫言之者異而其言同也使盎與錯素無眦睚之嫌其為漢計亦當出此然則漢不斬錯奈何即七國之兵未易破也何以知之以唐安禄山之事可知也方明皇之時姦臣楊國忠用事天下皆切齒不平故禄山以誅國忠為名而反是時唐若斬國忠以謝天下則禄山安得而至長安乎惜其不知此至賊入潼關人神共怒然後為陳元禮之所殺也由是言之漢不斬錯

則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王思禮之徒嘗以此勸哥舒翰用其計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鋭渡滻水以誅君側祿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漢斬錯事出景帝袁盎發其端而已故足以激忠義之氣而折姦雄之心使翰雖斬國忠事不出於人主亦不能感動天下祇足以危身矣尚為祿山之成敗哉斬國忠以破祿山事非明皇不可為也

何去非曰古者持國任事有四臣焉杜患於未兆弭

灾於未形者賢臣也禍結而排之使安難立而勘之使平者功臣也國安矣挐而措之危世治矣汩而亂之亂者非愚即姦臣也葢姦臣之不足者忠愚臣之不足者知忠知不足而恃國任事禍之府也昔者鼂錯嘗忠於漢矣而其知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權也是以輕發七國之難而其身先戮於人之一言可不謂愚乎彼錯者為申商之學鋭氣而寡恩好謀而喜功之臣者也自孝景之居東宫而錯説之以人主之術

數也固以智籠之矣及其即位而以天下聽之彼挾其君之以天下聽之也欲就其所謂術數之効是以輕為而不疑決發而不顧卒以憂君危國幾成劉氏之大變而後世之士猶或智之獨子雲乃謂之愚予雲之愚錯也非以其智不足以衛身而愚之也亦以其不能杜七國未發之禍而故趣之其亂也東諸侯之勢誠强矣强而驕驕而反亦其理也然而束之而使無驕御之而使無反者豈固無術耶而錯之策曰

削之不削皆且反也削之則反速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是錯之術無他趣之以速反而已錯之所謂禍小者以吾朝削其地而暮得其民故也安有數十年拊循之民一旦而遂不為之役也吳王所發五十萬之衆者皆其削郡之民也連七國百萬之師西鄉而圖危關中乃曰禍小者真愚也夫七國之王獨吳少嘗軍旅為宿姦故惡其六王皆驕夫孱稚非有高材絶器挾智任術足以就大計者其謀又非前締

而宿合之也今一旦徜徉相視而起皆吳實迫之欲并以為東帝之資耳當孝文之世濞之不朝發於死子之隙而反端著矣賈誼固嘗為之痛哭矣然而孝文一切包匿不窮其姦而以恩禮羈之是以迄孝文之世三十餘年而濞無他變也濞之反於孝景之三年而其王吳者四十二稔矣齒髮固已就衰而鄉之勇決之氣與夫驕悍之情窺覬之姦皆已沮釋矣今一旦奮然空國西嚮計不反顧者濞豈得已哉有錯之

鞭趣其後以起之也昔高帝之王濞者三郡且南面而撫其國者四十餘年錯之任事一旦而削其二郡楚趙諸齊皆以暗隱微愿奪其封國之半彼固知其地盡而要領隨之是以出於計之無聊為一決耳向使景帝襲孝文之寛假而恩禮有加焉而錯出於主父偃之策使諸侯皆得以其封地分侯支庶以弱其勢則濞亦何事乎白首稱兵冀所非望而楚趙諸齊不安南面之樂而甘為濞役也吳王反虜也固天人

之所共棄未有不至於敗滅者然亦幸其未為曉兵者也使其誠曉兵則關東非漢有而錯之罪可勝戮哉方濞之起也其謀於宿將則曰必先取梁其謀於新將則曰必先據洛二策者皆勝策也而吳王昧於所用故敗亡隨之其曰必先取梁者梁王親景帝之母弟國大而强北距泰山而西界高陽令釋梁不下而兵遂西則漢衝其膺梁擣其脊不戰而成擒矣此宿將以先取梁為功者圖全之策也所謂以正合

者也雒陽阻山河之固扼西兵之衝積武庫之械豐
敖倉之粟今不疾據而徐行留攻則漢騎騰入梁楚
之郊以䧟之敗可立待也此新將以先據雒為功者
立奇之策也所謂以奇勝者也二策者皆勝策也雖
反國之虜無所恃之亦兵家之至數也幸其當時無
以雙舉而並施之以教之也是以吳王用其攻梁而
不用其據雒此所以亟敗也所謂雙舉而並施者鋭
師卷甲以趨洛陽重兵疾攻以覆梁都雖無能入關

而山東舉矣知取梁而不知取雒則漢兵得以東下知據雒而不知取梁則梁兵得以躡後使銳師據雒而重兵攻梁雒已據則漢兵不能即東漢兵不東則必舉梁梁舉而山東定矣幸其不出於此乃屯聚而不分以壓梁壁梁未及下而亞夫之軍馳入滎陽而壁昌邑矣求戰不得欲去不可彷徨無所而坐成擒故曰幸其未為曉兵者也向使吳王兩用其策而又假田祿伯之偏師提之以趨武關周丘長驅遂歷陽城

之北反雖不遲而禍實大矣嗚呼孰謂鼂錯非真愚者哉

竇嬰田蚡

東坡曰竇嬰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欲以興太平會太后不悅綰臧下吏嬰蚡皆罷觀嬰蚡所為其名亦善矣然嬰既沾沾自喜蚡又專為姦利太平豈可以文致為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為楚人所

辱亦可以少懲矣晩乃為嬰蚡起又可以一笑鳳凰翔於千仞烏鳶彈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郅都

權德輿酷吏傳議曰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謂全德不然則直己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為循吏失剛之理者為酷吏司馬氏修史記始作三傳以誡世爾而復以郅都為酷吏傳首愚有惑焉都之為中郎將

上欲搏野彘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為濟南守誅豪猾首惡又道不拾遺其為中尉宗室貴臣斂手側目為鴈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為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為漢名臣且入居公卿出總列郡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庭手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絶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

代之下有所懲創子長既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夫以推埋沈命侮文巧詆之徒目為等夷雜列篇次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噫嘻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莅官無處父之華畀申棖之慾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虐怒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而非失之多矣豈

獨是哉

乾隆御覽之寶

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十三至四十六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潘河

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十三

武帝上

孝武免亡秦之禍 温公

窮兵四夷 張𥘿 何去非 子由

王恢韓安國論擊匈奴 子由 東坡

封田千秋為富民侯 温公 張詠

李廣利伐宛取馬封海西侯 温公

用主父偃策削諸侯地荆公

用宦者典尚書王元之

戾太子温公

封禪林簡言　羅隱

好神仙李華　李德裕

狄山與張湯爭議東坡

見衛青汲黯東坡

汲黯東坡

司馬相如　東坡　劉峴　李白　柳子厚

孝武免亡秦之禍

溫公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弊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慕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窮兵四夷

張祜詩曰漢代非良計西戎世世塵無何來善馬不算苦生民外國讐虛結中華憤莫伸卻教爲後恥昭帝遠和親　又曰留名魯連去於世絕遺音盡愛聊城下寧知滄海深偶然飛一箭無事在千金迴望凌煙閣何人是此心

何去非曰兵有所必用雖虞舜太王之不欲固當舉之有所不必用雖蚩尤秦皇之不厭固當戢之昔之

人君有忘戰而惡兵其敝天下皆得以陵之故其勢蹙於弱而不能振有樂戰而窮兵其敝天下皆得以乘之故其勢蹙於强而不知屈然則兵於人之國也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矣西漢之興歷五君而至於孝武自高帝之起匹夫誅强秦蹙暴楚已而平反亂征不服迄於其世而天下伏尸流血者二十餘年呂后惠文乘天下初定與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校之德其於兵也固憚言而厭用之也可謂知天下

之勢矣孝景之於漢也蓋威可抗而兵可形之時也
然而即位未幾卒然罹於七國之變故其心氣創艾
亦姑安天下之無事未暇為天下之勢慮也然其為
漢之勢亦浸以趨弱矣孝武帝以雄才大畧承三世
涵育之澤知夫天下之勢將就弱而不振所當濟之
以威强而抗武節之時也方是時也内無姦變之臣
外無强偪之國而世為漢患者獨匈奴耳夫匈奴自
楚漢之起乘秦之亂復踐河南之地而其勢始强高

帝嘗以三十萬之衆困於白登之圍蓋士不食者七日已解而歸不思有以復之而和親始議矣高后被其嫚書之辱臨朝而震怒矣終之以婉辭順禮慰適其桀驁之情凡此者皆欲與民息肩姑置外之而不校也孝文之立其所以順悅輸遺者甚至飾遺宗女以固其懽蓋送車未返而敵已大舉深入矣候騎達於甘泉雍都其後乍親乍絶益為寇患至於近嚴霸上棘門細柳之屯以衛京都以孝文之寛仁慎静攝

衣發憤親駕而驅之者再乃至乎輟飯搏髀而思頗牧之良能也孝景之世其所以悦奉之情與夫遺給之數又加至矣然其寇侵之暴信然其不止也由是觀之漢之於匈奴非深懲而大治之則其為後患也可勝備哉是以孝武抗其英特之氣選徒習騎擇命將帥先發而倡誅之蓋師行十年斬刈殆盡名王貴人俘獲百數單于捧手窮遁漠北遂收兩河之地而郡屬之刷四世之侵辱遺後嗣之安强至於宣元成

哀之世單于頓穎臣順謁期聽令以朝位次比内諸侯雖曰勞師匱財而功烈之被遠矣使微孝武則漢之所以世被邊患其戍役轉餉以憂累縣官者可得而預計哉甚矣昧者之議不知求夫天下之勢强弱之任所當然者而猥曰文景為是慈儉愛民而武帝瀆於兵師祈祀至與秦皇同日而非詆之豈不痛哉使孝武不溺於文成五利之姦以重耗天下攘外之役止於衛霍之既死而不窮貳師之兵則其功烈與

周宣比隆矣

子由曰天下有三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無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乎國之無威欲君之無辱則無望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兼有也古之人君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獲全享其利而亦未嘗有兼受其病者昔匈奴之於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伐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至盛矣

然而匈奴傲慢侵侮至甚不遜輸金繒納錦繡天子之至辱而文景不以為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忿盡天下之鋭而攻之闢地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大半洗除先帝之宿恥而誇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以加矣而内自疲弊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千金之户此二者皆有所就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顧而智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算矣

王恢韓安國論擊匈奴

子由曰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為名所眩下不為利所怵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覩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事常耳又數反復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

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愬帝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行人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吏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堅帝從恢議使聶壹匿馬邑城以誘單于

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内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東坡曰王恢與韓安國論擊匈奴上前至三反復安國初持不可擊甚堅復乃云意者有他謬巧可以禽之則臣不可知也安國揣知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議以信恢爾不然安國所論殆天下所以存亡者豈計於謬巧哉安國少貶其論兵連禍結至漢幾亡可以為後世君子之戒　又曰漢武帝違安國而用王恢然卒殺恢是有秦繆公違蹇叔之罪而無用孟明之德也

封田千秋為富民侯

温公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鋭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别而士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張詠擬富民侯傳贊曰漢武晚年以丞相為富民侯富民大本也侯爵勸功也惟導之若此將復古王之

功歟嘻大朴未散民命在天風教既闢民命在賢賢不可黷黷之非賢先王本仁孝以辨之民不可擾擾之生弊先王本簡儉以御之粤自桀作瑶臺民始知勞秦易井田民始知弊所謂上開其欲而下散其朿四人桓桓去勞就安百途鑿鑿彫偽散朴衰周之民也真可哀哉一作之百取之斑白不得息稚齒而趨驅焦勞力竭而飢凍繼之浮民奸我利非賢盜我食何嘗少得佑助徒俾日攻之故謂令德日埋窮兵亦

私末途喧喧而大本取弊者於斯也哉非有大聖上智其誰拯之歟漢洗秦弊七十年武緯文經漸被四海以高祖之仁文帝之儉尚不能推民壽鄉功磨三代加於武皇事威窮侈四十年間民力凋半亟下富民之詔尊為上公之號憂勞誠思亦至矣乎徒知民富而後國富不知國正而後民治吁不能師三代育民之法以事末術良可悲矣亦猶止奔流之舟雖萬斯篙未若丈尺之纜之要也療已弊之民雖百斯術

未若一正其本之仁也烏乎末途未塞本弊不正

欲民富國昌者未之有也漢雜霸道史或過矣余愛

其君有富民之志臣榮富民之號又慣不能開通之

因附史氏作贊以矯之贊曰五后之世事簡而民靜

夏商周之世事正而民治故貧富之名稀所稱焉二

代之季四人亂倫百途競新蚩蚩餓吒無階休存之

遂使抱仁義智能者易以要功於其間如武皇帝命

富民侯又如何哉又如何哉

使李廣利伐宛取馬封海西侯

溫公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係焉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則不若無功而侯之為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愚曰過矣

用主父偃策削諸侯地

王荆公曰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非一天下亦安能毋刼之以兵革而侵數百千里之强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而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分其子弟而漢親臨

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無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

用宦者典尚書

王元之曰武帝以遊宴後庭公卿不得入故用宦者典尚書尚書之官起於秦代漢因置之自高祖已來

並用士人矣所以出納詔命通掌圖書擬元象則謂之文昌考上古則謂之司會專席而坐華省以居服進賢之冠納言之幘拜則為之冊命甍則為之發哀居三獨座之尊當二千石之貴茍非明故事識舊典者得非尸祿而曠位乎武帝以遊宴之樂任閹豎之徒於是乎失正名矣書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傳曰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且官得其人民受其賜非其人民罹其苦為國者可不慎乎況夫國之有尚書

猶天之有北斗李固謂之喉舌韋彪比之樞機可不慎選其人乎且宦者四星在帝座之側聖人法天而置之耳所以於宫掖之間備閽守之用持觴進膳而已今使之總領五曹提挈百揆專臺閣之任同冢宰之司不亦難矣哉亦猶授豹蜗於䟫夷遺龍章於裸壤也歷觀往古有國之君親比於宦人者鮮不亂於邦家矣嗚呼黑貂絳服天閣禮闈漢之重秩也為宦者有之可痛惜耳遂使姦倖求進摩肩于朝廷忠直倫

安遁迹於林麓夫如是則百工三事能無轍亂者乎且恐後之有國者迹為故事因議以明之

戾太子

溫公論皇子弗陵之生因命其母鈎弋宮門曰堯母門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鈎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

蠱之禍悲夫　又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必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為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游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居處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封禪

林簡言曰仲尼以季氏旅於泰山為僭觀漢武封泰

山非僭歟抑聞無其位無其德為事僭也有其位無其德為事亦僭也又聞封泰山報成功也斯皆德稱乎位者為之若伏羲神農者也若黄帝顓頊者也若堯舜禹湯者也漢武封禪奚慕哉秦乎伏羲乎堯舜乎秦封禪二代而秦滅固不可慕也若以伏羲堯舜為心亦宜訪伏羲堯舜之道歟以所行之道侔之乎不侔之乎彼茅茨不翦而木不呈材豈曰侔哉彼舞干羽於兩階而黷武窮邊豈曰侔哉彼用夔典樂而

李延年進豈曰佞哉彼設謗木而捕人誹者死豈曰
佞哉凡所舉雖厮養之人亦知不佞矣在漢武計宜
罷去不佞行具佞者已行之則卿大夫行之卿大夫
行之則國人行之夫如是雖不封禪而伏羲堯舜之
德之美自至矣奈何不遵此道取司馬相如諛佞遺
草内欺於方寸而不能自忖外欺於千古矯名竊德
冐烟雲躡淩兢封泰山禪梁父好商辛夏癸之好迹
伏羲堯舜之迹季氏之僭安可逃乎昔齊桓公議封

禪管夷吾用他辭以罷之以其無帝王位故也夫無德與無位相去幾何儻漢朝有人如管夷吾應用三脊茅以藉口不使其君與季氏等

羅隱論山呼曰人之性未有生而侈縱者苟非其正則人能壞之事能壞之物能壞之雖貴賤則殊及其壞一也前後左右之諛佞者人壞之也窮游極觀者事壞之也發於感寤者物壞之也是三者有一於是則為國之大蠹孝武帝承富庶之後聽左右之説窮

游觀之靡乃東封焉蓋所以祈其禎而不祈其歲時也由是萬歲之聲發於感寤然後踰遼越海勞師弊俗以致於百姓困窮者東山萬歲之聲也以一山之聲猶若是況千口萬舌乎是以東封之呼不得以為祥而為英主之不幸

好神仙

李華詩曰日照崑崙山羽人披羽衣乘龍駕雲霧欲往心無違此山在西北乃是神仙國靈氣皆自然求

之不可得何為漢武帝精意徧羣山縻費鉅萬計宮車終不還蒼蒼茂陵樹足以戒人間

李德裕曰秦皇漢武非好道者也始皇擒滅六國兼羲唐之帝號漢武翦伐匈奴恢商周之疆宇皆開闢所未有也雖不能尊周孔之道以為教化用湯武之師以行弔伐而英才遠畧自湯武已降鮮能及矣豈不寤方士之詐哉蓋以享國既久歡樂已極馳騁弋獵之力疲矣天馬碧雞之求息矣魚龍角觝之戲倦

矣絲竹鞞鼓之音厭矣以神仙為竒以方士為骳亦庶幾黄金可成青霄可上固不在於嗇神鍊形矣何以知之荀卿稱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余聞武宗之言是以知耳甞於便殿言及方士皆譎詐丕誕不可信也上曰吾知之矣宫中無事以此遣悶耳余甞覽曹植論左慈對君達之類家王及植兄弟以優笑蓄之耳斯言信矣大抵方士皆習静者為之隱身巖穴不求聞達如山鹿野麋

是其志也豈樂翹車之名哉敢自衒其術面欺明主者亦鮮矣時既不用逐之可也殺之非也若以其詐而可誅則公孫卿欒大無非行詐殺其干勢利以自衒者足以大戒蘭艾同焚斯為甚矣貞觀末高宗不誅天竺方士那邏邇娑婆寐逐之歸國斯可謂後王法矣

狄山與張湯爭議

東坡曰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爾然朝廷有大

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聞也溫顏以來之虛懐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況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見衛青汲黯

東坡曰漢武無道無足觀者惟據廁見衛青不冠不

見汲長孺爲可佳耳若青奴才雅宜舐痔據廁見之

正其宜也

汲黯

東坡曰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故生盡其用歿思其言想見其人形於夢寐亦可謂樂賢好德之至矣漢武帝雄才大畧不減太宗汲黯之賢過於世南世南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存而武帝厭之故太宗之治幾至刑措而武帝之政盜賊半天下

由此也夫

司馬相如

東坡曰司馬長卿始以汙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暴富遷虜也故肚而喜耳蜀多君子何喜之有　又相如歸臨邛臨邛

令王吉謬為恭謹日往覲相如相如稱病使從者謝吉及卓氏為具相如又稱病吉自往迎相如觀吉意欲與相如為牽錢之會耳而相如遂竊妻以逃大可笑其喻蜀父老云以諷天子以余觀之不獨不能諷殆幾於勸也諂諛之意死而不忘猶作封禪書如相如真所謂小人也哉

又詩曰相如偶一官螢鄙蜀父老不記犢鼻時滌器混庸保著書曾幾許渴肺灰土燥琴書有遺魄笑我

歸不早作書遺故人皎皎我懷抱余生幸無媿可與君平道　又曰陳皇后廢處長門宮聞相如工為文奉百金為相如文君取酒相如為作長門賦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予觀漢武雄猜忍暴而相如乃以微詞褻慢及宮闈間太史公一說李陵事以為意沮貳師遂下蠶室陳皇后得罪止坐衛子夫子夫之愛不減李夫人豈區區貳師所能比乎而於相如之賦獨不疑其有間於子夫者豈非幸與不幸固自有命歟

世以禍福論工拙而以太史公不能保身於明哲者皆非通論也

劉蛻曰漢武帝聞子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既而復喜其人之在世也若然者居蓬蒿而名聞之於天子富貴固不足疑其來爵土固不足畏不大今按其本傳云官則止使者居家初則甚貧嗚呼有才如相如者好才如漢武帝然而不逮者蛻知之矣於時武帝以四境為心中國耗弱爵土酬於謀臣金帛竭於

戰士雖念一篇之予虛固不能減十夫之口食宜矣

李白大獵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

遠不然何以光贊盛美感天動神而相如子雲競誇辭

賦歷代以為文雄莫敢詆訐臣請語其大畧竊或褊

其用心子虛所言楚國不過千里夢澤居其大半而

齊徒呑若八九三農及禽獸無息肩之地非諸侯禁

淫述職之義也上林云左蒼梧右西極考其實地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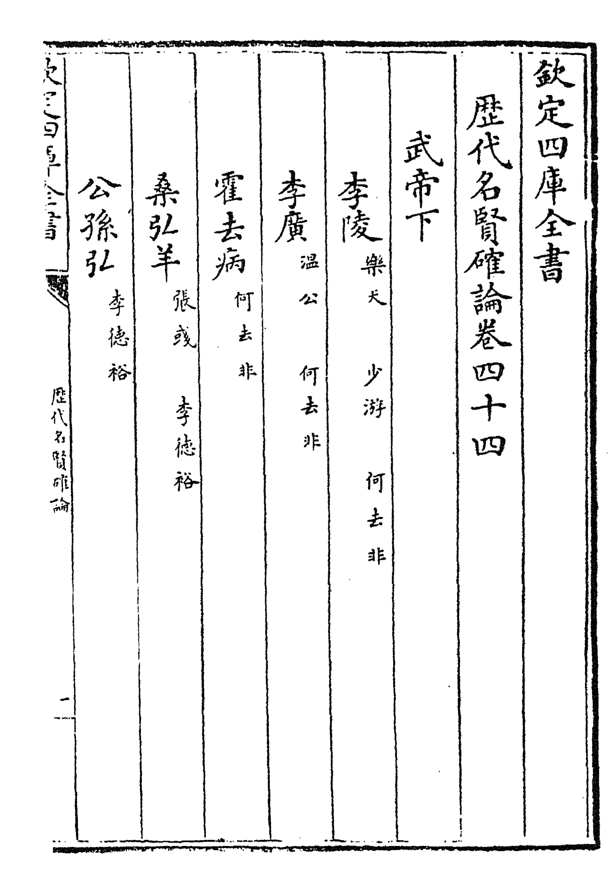
袤纔經數百長楊誇胡設網為周阹放麋鹿其中以

摶攫充樂羽獵於靈臺之囿圍經百里而開殿門當時以為窮壯極麗迨今觀之何齷齪之甚也但王者以四海為家萬姓為子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衆庶異之而臣以為不能以大道正君示物周博乎文論苑囿之小竊為微臣不取也

柳子厚曰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於京師亦既充金馬盈石渠則又溢於諸侯求達其道故枚乘客於吳相如遊於梁其或致書匡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

也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

歴代名賢確論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十四

武帝下

李陵　樂天　少游　何去非

李廣　溫公　何去非

霍去病　何去非

桑弘羊　張彧　李德裕

公孫弘　李德裕

石慶 少游

終軍 柳子厚

賢吏 子由

漢鼎 東坡

李陵

樂天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

匈奴非勇棄前功非智名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瞫者為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匈奴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

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敵國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勲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遑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為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其微軀受制於强敵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寇讎辱國家甚矣况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

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荅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内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効節致命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苟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荅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

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不其然乎

泰少游曰草食之獸不疾而易藪水生之蟲不疾而易水行小變不失其大常也如此者可以用兵矣何則用兵之法有所謂常有所謂變什則圍之伍則攻

之不敵則逃之兵之所謂常也以寡覆衆兵之所謂變也古之善用兵者雖能以寡覆衆而什圍伍攻之道未嘗忽焉所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嗚呼李陵之所以敗者其不達於此乎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方漢武帝時匈奴承冒頓之後號為強盛控弦百萬幾與中國抗衡衛青之徒每出塞至少不下三萬騎其多至十萬騎又有諸將相與應接然後有功陵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

單于七八萬騎接戰百數十合安得而不敗哉葢陵嘗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北不見敵還又嘗將輕騎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未嘗困絕謂以少擊衆可以為常不知幸之不可以數之昔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荊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又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使信伐荊既而軍敗復欲使翦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從之遂平荊地夫王翦豈不知以少擊衆

為利哉以為不變不可恃大常不可失也故田單疑趙奢之用衆而奢以為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食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嗚呼以王翦之事趙奢之言觀之則陵之敗也其自取之哉夫豪傑之士不患無才患不能養其氣而已不能養氣則雖有奇才適足以殺身也方陵之名見武臺天子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心恥之不敢言也遂請當一隊以分單于兵夫以陵之奇才向使少加持

重則衛霍之功豈難繼哉而不勝一旦之憤輕用其鋒至兵敗降匈奴頽其家聲是以不能養其氣而已

或曰李陵以孤軍深入其亡也宜矣然則李靖以騎三千蹀血北庭遂取定襄何也曰唐之擊突厥也六總管師十萬皆授靖節制所向輒克北勢窘甚矣頡利諸酋皆勒所部來奔所謂傷弓之禽可以虛弦下也況於勁騎三千乎與陵之事異矣

何去非曰善將將者不以其將予敵善為將者不以

其身予敵主以其將予敵而將不辭是制將也將以其身予敵而主不禁是聽主也故聽主無斷而制將無權二者之失均焉漢武召陵欲為貳師將輜重也而陵惡於屬人自以所將皆荊楚勇士奇才劍客願得自當一隊以步卒五千涉單于廷而無所事騎也夫所謂騎者匈奴之勝兵長技也廣澤平野奔突馳踐出没千里非中國步兵之能敵也以匈奴之强兵騎之衆居安持佚為致敵之主而吾欲以數千之士

擐甲負糧徒步深入策勞麾憊為赴敵之客是陵輕委其身以予敵矣而漢武之不禁也乃甚壯之而聽其行上無統帥而旁無援師使之窮數十日之力涉數千里之地以與敵角而冀其成功陵誠勇矣雖其所以摧敗足以暴於天下卒以衆寡不敵身為降虜辱國敗家為天下笑者是漢武以陵與敵也故曰二者之失均焉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陵提五千之士孤軍獨出當單于十萬之師轉鬬萬里安得不

為其所擒也是以古之善戰者無幸勝而有常功計必勝而後戰是勝不可以幸得也度有功而後動是功可以常期也秦將取荆問其將李信曰度兵幾何而足信曰二十萬足矣以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君甚壯信而怯翦也遂以二十萬衆將信而行大喪其師而還秦君大恐自駕以請王翦翦曰必欲用臣顧非六十萬人不可也秦君曰謹受命翦遂將之卒破荆而滅焉冒頓單于嫚辱吕后漢之君臣廷議欲斬其使遂奉兵擊之樊

噲請曰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噲柰何欲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也呂后大悟遂罷其議向使王翦徇秦君以將予敵而不辭呂后聽樊噲以身予敵而不禁則二將之禍可勝悔哉夫李廣李陵皆山西之英將也材武善戰能得士死力然輕暴易敵可以屬人難以專將世主者苟能因其材而任之使奮厲氣節霆擊鷙搏則前無堅敵而功烈可期矣漢武皆乖其所任二人者終僨敗而不

濟身辱名敗可不惜哉大將軍衛青之大擊匈奴也以廣為前將軍青徙廣出東道少回遠乏水草廣請於上曰臣部為前將軍令臣出東道臣結髪與匈奴戰乃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而青陰受上旨以廣數竒無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廣遂出東道卒以失期自殺夫以廣之材勇得從大將軍全師之出其勝氣已倍矣又獲居前以當單于此其志得所逞宜有以自效無復平日之不偶也奈何獨摧擯

之使其枉道他出遂死於悒悒而天下皆深哀焉至若陵也又聽其以身予敵而棄之匈奴僥倖於或勝及其以敗聞徒延首傾耳望其死敵而已無他悔惜也嗟夫漢武之於李氏不得為無負也蓋用廣者失於周而用陵者失於易其所以乖任者一也賈復中興之名將也世祖以其壯勇輕敵而敢深入不令别將遠征常自從之故復卒以勲名自終蓋勇壯輕敵者可以自從而别將遠征之所深忌也觀賈復之所

以為將無以異於陵廣也而世祖不令別將遠征常以自從者是明於知復而得所以馭之之術也故卒收其効而全其軀不然則復也亦殞於敵矣嗚呼任人若世祖者幾希矣

李廣

溫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為法何則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時而為

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為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敵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效李廣鮮不覆亡哉

何去非曰先王之政不求徇人之私情而求當天下之正義正義之立在國為法制在軍為紀律治國而緩法制者亡理軍而廢紀律者敗法制非人情之所

安然吾必驅之使就者所以齊萬民也紀律非士心之所樂然吾必督之使循者所以嚴三軍也昔者李廣之為將軍其材氣超絶漢之邊將無出其右者自漢師之加匈奴廣未嘗不任其事盖以兵居郡者四十餘年以將軍出塞者歳相繼也而小大之戰七十餘遇以漢武之厚於賞功自衛霍之出斬敵而取侯封者數十百人廣之吏士侯者亦且數輩而廣每至於敗衂廢罪無尺寸之功以取封爵卒以失律自裁

以當幕府之責當時後世之士莫不共惜其材而深哀其不偶也竊嘗究之以廣之能而遂至于此者由其治軍不用紀律此所以勲烈爵賞皆所不與而又繼之以死也夫士有死將之恩有死將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於驕知死令而不知死恩常至於怨善於將者使有以死吾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戰而百勝也雖然死恩者私也死令者職也士未有以致其私而有以致其職者可戰也未有以致其

職而有以致其私者未可戰也葢私者在士而職者在將在士者難恃在將者可必故也夫部曲行陣屯營頓舍與夫晝夜之警嚴符籍之管攝皆所謂軍之紀律雖百夫之率不可一日輒廢而緩於申嚴約束者也故以守則整而不犯以戰則肅而用命今廣之治軍欲其人人之自安利也至於部曲頓舍警嚴管攝一切弛略以便其私而專為恩所謂軍之紀律者未嘗用也故當時稱其寛緩不苛士皆愛樂而程不

識乃謂士雖佚樂為之死敵然敵卒犯之無以禁也此其恩不加令而功之難必也士誠樂死之矣然其紀律之不戒者亦所以取敗也故曰厚而不能令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昔者司馬穰苴卒然擢於閭伍之間而將齊軍一申令於莊賈而三軍之士莫不奮爭為之赴戰遂一舉而摧燕晉之師彭越起於羣盜百人之聚其所率者皆平日之等夷一旦號令斬其後期衆皆莫敢仰視遂以其兵起為侯王卒佐高祖平

一天下二人者豈獲所謂素撫循之師者哉以其得治軍之紀律能使夫三軍之士必死於令故也廣不求諸此乃從妄人之談而深自罪悔於殺已降以為禍蓋莫大於此者亦已疎矣

霍去病

何去非曰天之所與不可强而甚高者材也性之所授不可習而甚明者智也以天下無可强之材可習之智則凡材智有以大過於人者皆天之所

以私被之也天下之事莫神於兵天下之能莫巧於戰以其神也故温恭信厚盛德之君子有所不能知謂其巧也而桀惡欺譎不羈之小人常有以獨辨由是觀之凡材智之高明而自得於兵之妙用者皆天之所資也昔者漢武之有事於匈奴也其世家宿將交於塞下而衛青起於賤隸去病奮於驕童轉戰萬里無嚮不克聲威功烈震於天下雖古之名將無以過之二人者

之能豈出於素習耶亦天之所資也是以漢武欲教去病以孫吳之書乃曰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信哉兵之不可以法傳也昔之人無言焉而去病發之此足知其為曉兵矣非以兵可以無法而人可以無學也葢兵未嘗不出於法而法未嘗能盡於兵以其必出於法故人不可以不學然法之所得而傳者其粗也以其不盡於兵故人不可以專守葢法之無得而傳者其妙也法有定論而兵無常形一日之

內一陣之間離合取舍其變無窮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書以應無窮之敵則勝負之數戾矣是以古之善為兵者不以法為守而以法為用常能縁法而生法與夫離法而會法順求之於古而逆施之於今仰取之以人而俯變之以巳人以之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敗而我以之勝視之若拙而卒為工察之若愚而適為智運奇合變既勝而不以語人則人亦莫知其所以然者此去病之不求深學而自

顧方略之如何也夫歸師勿遏曹公所以敗張繡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國窮寇勿迫趙充國所以緩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杲百里而爭利者蹶上將孫臏所以殺龐涓也趙奢犯之而破秦軍虞詡犯之而破叛羌強而避之周亞夫所以不擊吳軍之鋒也光武犯之而破尋邑石勒犯之而敗箕澹兵少而勢分者敗黥布所以覆楚軍也曹公用之拒袁紹而斬顔良臨敵而易將者危騎刼所以喪燕師也秦君

用之將白起而破趙括薛公策黥布以三計知其必棄上中而用其下賈詡策張繡以精兵追退軍而敗以敗軍擊勝卒而勝宋武先料譙縱備我之出其不意然後攻彼之所不意李光弼暫出野次忽焉而歸即降思明之二將凡此者皆非法之所得膠而書之所能教也然而善者用之其巧如此是果不在乎祖其緒餘而專守也趙括之能讀父書詳矣而藺相如謂徒能讀之而不知合變也故於其論兵雖父奢無

以難之然奢不以為能而逆知其必敗趙軍者以書之無益於括而妙之在我者不特非書之所不能傳而亦非吾心之能逆走於未戰之日也昔之以兵為書者無若孫武武之所可以教人者備矣其所不可者雖武亦無得而預言之而唯人之所自求也故其言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又曰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又曰人皆知我所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善學武者因諸此而

自求之乃所謂方略也去病之不求深學者亦在乎此而已嗟乎執孫吳之遺以程人之空言求合乎其所以教而不求其所不可教乃因謂之善者亦已妄矣

桑弘羊

張彧漢史賛桑弘羊評曰班固稱弘羊擢於賈豎方以飯築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兹為盛又與仲舒石建汲黯日磾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不然矣夫君

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畀鄙將慮賢者處賤不謂賤

者之必賢古者乃欲以伊尹負鼎取類於危人太公

坐釣求備於漁叟不亦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

之者故曹伯好田則公孫彊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

至商辛淫酗則惡來革進周厲貪虐則榮夷公起漢

武殘刻四海則桑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曰遜

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抑為此也季孫用田賦孔子書

而過之以其踰周公之制也而況攘臂抵掌力為天

下聚斂之人乎義也者君子之所死生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赴蹈而君子之所不忍為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焉用弘羊欲奪萬姓之利閉生人之資則天下市籍小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為盜者藝愈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害弘羊善心計斡鹽錢析秋毫令吏坐販不顧王者之體府庫盈而王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弘羊之計則得矣漢亦何負於弘羊哉卜式潔已自

守不及時政知弘羊罪欲烹以致雨孟堅躬修國史
垂法來代奈何以錐刀異類齒得人之論一言不智
其若是乎

李德裕曰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弼諧之
任則姦邪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
之器以此職為發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
引以塞訕論領此職者竊天子之財以為之賂聚貨
者所以得升矣貴操其奇贏秉上之急售於有司以

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進矣三司皆有官屬分部以主郡國貴倖得其寶賂多託賈人汚吏處之頗類牧羊而蓄豺養魚而縱獺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盜用貨泉多張空簿國用日蹙生人日困揚雄上書云漢武運帑藏之財填廬山之壑今貨入權門甚於是矣孟獻子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子輿以利國為非揚雄以摧酤興歎稱其職者必皆挾商工之術有良賈之才壽昌習分銖之事弘羊析秋毫

之數小人為能君子所以不忍為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獨烹弘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鳴鼓將攻卜式之欲烹致雨而反居相位可為之甚痛哉

公孫弘

李德裕曰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唯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則可禀上聖之姿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為累也漢武為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

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濞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禄伯為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為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黄白未害為善終以左伍被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吕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值漢綱

之疏闊逮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則賔客之為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賔客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機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為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門自然無傾奪之勢其食客故人不居顯位未足為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為不可朱

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為不便上以難丞相詘服則知平津之賔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賔館何益於謀議哉況近世秉大政者常不下四三人而輕薄遊相門與槐柳齊列所謀以傾奪為首所議以埶利為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相往来又役姦智獻奇計者道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嶮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

吏哀帝責鄭崇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賔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閤謝絶賔客則朝廷静矣

石慶

少游曰漢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内修法度外攘胡粤封泰山塞決河朝廷多事丞相李蔡嚴青翟莊趙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屬皆以罪伏誅其免者平津侯公孫弘牧丘侯石慶而已平津以賢良為舉首用經術取漢相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其

免故宜牧丘鄙人耳為相已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
蓋慶之終於相位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事勢之
流相激使然而已矣何則夫君之與臣猶陰與陽也
陰勝而僭陽則發生之道缺陽勝而偪陰則効制之
功虧僭實生於偪偪亦生於僭兩者無有是謂太和
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即位之始富於春秋武
安侯田蚡以肺腑為丞相權移人主上滋不平時以
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强君弱陰勝而

僭陽武安侯既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充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自丞相已下皆惶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强臣弱陽勝而偪陰夫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則惟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當君强臣弱陽勝偪陰之時雖有豪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終者惟鄙人而後可也慶為相時九卿更用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

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計既而不知所為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何也弘之才術雖不與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暮議開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公卿約議至上前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之類則與慶相去為幾何邪弘與慶為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蓋是時非特丞

相也如東方朔枚臯司馬相如嚴助吾丘壽王朱買
臣主父偃之屬號為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
惟相如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以此獲免由是觀
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慶也哉故淮南王
謀反惟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謂說公孫弘等
如發蒙耳嗚呼如汲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終軍

柳子厚曰彼終童者誕譎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

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聳踊之已則決起奮怒掉强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盡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嗾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

賢吏

子由曰昔者漢武之世吏之賢者有汲黯之持重鄭莊之喜士兒寛之廉平董生之文雅公孫之恭儉文

翁之好儒若是其盛而所謂居官可紀者六人參列於其間

漢鼎

東坡曰禹鑄九鼎用器也然初不以為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于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為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為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為

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始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絶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没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為之説也秦始皇漢

武帝乃始省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説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詞曰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兹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葢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夫

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十四